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二

目錄

太陽下篇

風寒互傷營衛并兼邪夾虛證治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二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　楠編註

山陰
　　　蕻子陳祖望　校訂
　　　允占錢　昌

太陽上篇脉證提綱

人身六經者、淺深之層次也、太陽經主一身之表、爲第一層與肺合於皮毛而統營衞、故邪在太陽、

則有營衛之分、自陽明少陽及三陰經、則不能分營衛矣、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主血而通經、血中有氣、衛主氣而通絡、氣中有血、以氣血互相為根者也、三陽經內通於腑、三陰經內通於臟、太陽經內通少陰、陽明經內通太陰、少陽經內通厥陰、上焦外通太陽陽明、中焦外通少陽太陰、下焦外通少陰厥陰、是故陰陽經絡營衛臟腑、四通八達、氣血周流、循環不已、外邪乘虛而入、或中於陽、或中

於陰或入於經或入於絡以及流傳變化皆無一定各有脈證可驗也所以仲景詳辨脈證方知邪之所在而立治法以垂教故首列脈證提綱於太陽篇以統全論大旨也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素問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其脈連於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蓋太陽在表而浮淺故邪客之其脈浮也太陽經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

腦、還出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頭項痛、腰脊強也、風府、督脈之穴、在腦後、通於太陽經者也、風寒在表、陽氣不伸、故惡寒也、此總揭太陽之脈證、統風寒營衞而言、以下部分列風寒營衞之證治、而稱太陽病者、指此條之脈證也、若溫病暑濕痙病等、雖同稱太陽病、而其脈證各有不同、仲景皆分辨標出、若不細審互相較勘、必牽混而失其義理、或以雜證作傷寒、則顛

倒誤治害難言喻也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上條統風寒營衛而言故此即承上條以辨風寒營衛之證邪正勝復之道要不外乎陰陽消長變化之理也蓋在天地者風爲陽寒爲陰也在人身者衛爲陽營爲陰也火就燥水流濕陰陽之理同

類相感、是故風邪必先傷衛、以陽邪客於陽分、則
發熱、而陽性疎泄、腠開汗出、表氣不固、而後惡寒、
故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若寒傷營者、以
陰邪客於陰分、則無熱、而先惡寒、陰性凝斂、腠閉
無汗、身中陽氣久鬱、然後身熱、故曰無熱惡寒者、
發於陰也、此蓋指病初發時、卽可辨其風傷衛寒
傷營之證有不同、故下文云、太陽病、或已發熱、或
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

寒是言寒傷營者初病時必無熱而但惡寒及醫診之其病發已經時日此時或已發熱或未發熱皆不可定要必有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爲寒傷營之病也故言發熱惡寒無熱惡寒但指初發病時非謂終於無熱也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爲陰地爲陰故六爲陰成之數而人身六日則陰氣旺其邪發於陰者不能容而病愈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爲陽天爲陽故七爲陽成之數

而人身七日、則陽氣旺、其邪發於陽者不能容而病愈矣、此表天人合一之道、皆出陰陽自然之理、若其變化、則又非一定、而不可拘執者也、歷來註家、以病發於陽病發於陰、有解作陽經陰經病者、非也、何故、卽如論中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則病發於陰經、非一定無熱者、此其一也、若病發陰經而無熱者、多厥逆吐利之危證、非四逆附子等湯不能救、豈有不藥自

愈而反速於陽經之病者乎此其二也且下文云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則成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則成痞若病發於陰經當用四逆等湯者反下之即厥脫而死豈止成痞而反輕於結胸者乎此其三也下又云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又云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成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則是言脈浮而緊者寒傷營也而復下之其緊脈之寒邪反

入於裏而成痞、然則言病發於陰爲寒傷營益可見矣、寒邪由營而陷入則成痞、心主營故治痞者主以瀉心湯也、風邪由衛而陷入則成結胸、肺主衛而居胸中、故治結胸主以陷胸湯也、由此觀之、則此條之言病發於陽、是言風傷衛、病發於陰、是言寒傷營、皆歷歷可證、確乎不易者也、其解作病發於陽經陰經者、爲大錯矣、喻嘉言原作風寒營衛解釋、而張路玉反以爲非、竟不自知其錯、余恐

後學惑亂、莫知所從、故特辨之、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此與上條互明陰陽變化之理也、上言人身陰陽之氣旺、則陰陽之邪解、此言陽時受邪者、得天地之陰氣以和之、則病愈、陰時受邪者、得天地之陽

氣以和之則病愈正以見天人合一之道也蓋邪者偏陰偏陽之氣也偏於陽得陰則和偏於陰得陽則和和則不為病矣由是引伸觸類雖陰陽之變化無盡而變化之中自有不易之理明其理方能知其常而通其變要必歸於和而已矣

凡脈大浮數動滑為陽沉濇弱弦微為陰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

此條陰病陽病方是言陰經陽經之病合其脈象

以明虛實吉凶之理也人身陽經在表而通府陰經在裏而通藏凡大浮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皆言病者之脈也病在陰經而現大浮數動滑之陽脈是元氣勝而邪勢外出也故爲生病在陽經而現沉濇弱弦微之陰脈是元氣敗而邪必內陷也故爲死如有身熱頭痛之證爲陽經病如無陽證而止惡寒身痛則爲陰經病也即此而虛實吉凶之脈證皆可類推矣且人身陰陽和平則

無病而生化之道陽生則陰長陽敗則陰消陽先陰後陽倡陰隨故二者以陽爲主也凡治正不勝邪之病則必先扶其陽陽氣振再補其陰以和之此一定之要法也若其病邪偏於陽亢者又不可拘執先陽後陰之說餘可隅反矣

脈有陽結陰結者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鞕硬同

人身無論有邪無邪、而陰陽之氣偏亢、則其輸化失度、即有結滯之病也、脈浮而數能食者、此陽偏亢而結滯、爲實、可用疏利開結之法也、脈沉遲者、陰勝陽虛、故不能食、而身體重、以陰性重濁也、夫津液由陽氣蒸化水穀以生者、陽虛而飲食不進、津液不生、則腸胃枯燥、而大便鞕、此當補陽以生陰、非可通利以開結也、俗學聞大便艱結、即認爲火、而用涼瀉、殺人而不知其故、所以仲景特標有

陰陽虛實之大異也、其陽結者、偏於陽、必得陰氣以和之、則結開而愈、六日、人身陰旺之期、至十七日、陰旺已及三期、而陽結不開、則其爲孤亢之陽、而病必劇矣、陰結者、偏於陰、必得陽氣以和之、則結開而愈、七日、人身陽旺之期、至十四日、陽旺已經兩期、而陰結不開、則其元陽衰敗、而病必劇矣、陽結能食、故延日多、陰結不能食、故延日少也、此皆言其未曾藥治而病劇、有遲早之期、不乎陰陽

至理而推之也、

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脈纍纍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也。

此更詳明脈象也、上言陽結之脈浮而數、而浮數之中、無升降出入之序、但在浮部盤旋、其形平扁、藹藹然如車蓋之上張而不下垂也、此因陽氣結滯、無陰以和之、而陽性上浮故也、上言陰結之脈沉而遲、而沉遲之中、無柔和流利之象、其形纍纍

然而澀濇如循長竿之弦強、此因陰氣鬱結、無陽以和之、而陰性下沉故也、

師曰。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絶。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絶。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尅之也。

此條陽絶陰絶、諸家有解作斷絶者、非也、如果陰陽之氣斷絶、則立時而死、又何待月節尅之也、且寸爲陽、陽絶、應無寸脈、何以言寸脈下不至關、反

為陽絶乎尺為陰陰絶應無尺脈何以言尺脈上不至關反為陰絶乎可知言絶者謂陰陽拒絶不相交通也蓋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名為交泰若寸脈下不至關則陽氣被陰拒絶而不降尺脈上不至關則陰氣被陽拒絶而不升此或因邪阻或因偏亢必須急治若皆不治之決定死也陰陽拒絶則五行氣乖更遇月節尅之而使偏勝則死或遇旺氣助之而使調和則生故曰餘命生死之期非

言必死者也、

又未知何藏陰陽前絕。若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上條如果言陰陽斷絕、則已云寸脈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不至關爲陰絕、而診脈卽知其絕之前後、何必更言陽前絕、陰後竭、豈非贅語乎、可見上條是言陰陽拒絕、此條卽言若不治之、決定死也、蓋

陰陽互相爲根互相生化、若陽前被陰拒絕、則先亡其生氣而陰無陽來生、則隨後亦竭矣、陰被陽拒絕者皆然、陰竭在後、故身色青、青爲陰也、陽竭在後、故身色赤、赤爲陽也、凡物之死、皆氣竭而質存久之、其質方腐敗而消化也、此以陰陽偏亢、而氣竭有先後、故現青赤之色、若陰陽無偏、其氣並竭而無先後、則無青赤之色現矣、

師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然眩仆不

識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神雖困無害

脈根於命蒂流行於周身脈病則根本損而無生旺之氣其肢體反覺無病則根本枝葉已不相貫如屍之行動故卒然眩仆而死也人病脈不病者肢體受傷而根本無損以無穀氣助神名曰內虛病退穀進則自愈故雖困無害也

寸口脈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藏假

令脈遲此爲在藏也問曰何以知乘府何以知乘藏師曰諸陽浮數爲乘府諸陰沉濇爲乘藏

寸口者指兩手寸關尺也義詳首卷診脈綱要矣浮者病在營衛之表分也沉者病在腑臟之裏分也陽邪則脈數陰邪則脈遲浮而數者陽邪在表沉而數者陽邪在裏也浮而遲者陰邪在表沉而遲者陰邪在裏也以表言之則衛爲陽營爲陰也以裏言之則腑爲陽臟爲陰也衛陽出於腑營陰

出於臟、脈數爲陽、故爲在腑、脈遲爲陰、故爲在臟、則又無論浮沉、假令脈遲、此爲在臟也、其數爲在腑、亦不論浮沉矣、在者、猶屬也、是故諸陽脈之浮數者、爲熱邪在陽經表、分其入裏、則乘腑而沉數者、爲腑病矣、諸陰脈之沉濇者、爲寒邪在陰經裏、分其入裏、則乘臟而沉濇者、爲臟病矣、各以類從也、臟腑皆在裏、故脈皆沉、而以數屬腑、遲屬臟、濇者、遲之類也、乘者、外邪乘犯本元也、以此尤見陰

病見陽脈者、邪由裏而出表之兆、故爲吉也、陽病見陰脈者、邪由表而入裏之徵、故爲凶也、

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遲者營中寒。營爲血。血寒則發熱。衛爲氣。氣微者。心內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此明營衛兩虛之脈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是營衛因脈而分也、陰陽氣血、互相爲根、故營衛本於一源、而脈弱無力者、營血虛、而衛氣亦微矣、遲而

不鼓者、衛氣虛而營中亦寒矣、營主血、血寒、則反
發熱者何也、正爲氣血互相爲根、血中無陽、則寒
陽氣外露、則身發熱也、其血熱而身反寒者、同一
理矣、血寒發熱者、當先補氣以統血、則熱自退、故
東垣用黃芪一兩、當歸二錢、反名補血湯、深明此
理也、蓋統血者脾也、黃芪力橫專、助脾氣、佐當歸
以統血中之氣、氣歸於血、其熱自退、故云甘溫能
除大熱者、此也、其血熱而身反寒者、補其血則陽

氣和而身自溫。此陰陽生化之妙理也。營陰根於心脾。衛陽出於肺胃。故營衛虛者。當調補脾胃也。衞氣虛微。由胃中餒乏。故似饑。饑而虛滿者。清陽氣虧。濁陰不化。故仍不能食也。

脈浮而數。浮爲風。數爲虛。風爲熱。虛爲寒。風虛相搏。則灑淅惡寒也。

浮爲風者。邪在表也。數爲虛者。氣不固也。風邪在表。則身熱。中氣不固。則內寒。風虛相搏者。猶言相

糅也、故發熱而又灑淅惡寒、此明本虛而感外邪之脈也、

陽脈浮。陰脈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

寸為陽而浮、則陽有餘、尺為陰而弱、則陰不足、陰不足、則營血虛、而筋失所養、則筋急也、雖有外邪、常養其血、不然、必致痙厥之變矣、

其脈沉者。營氣微也。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衞氣衰也。

營爲陰主血而血中有氣、營行脈中、脈沉而不鼓、則爲營氣微弱也、衞爲陽主氣、而氣中有血、衞行脈外、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則爲衞氣衰、腠理不固也、若肌肉堅厚、則衞氣盛而脈亦不浮矣、

脈營營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脈縈縈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脈綿綿如瀉漆之絶者、亡其血也。

上明營衞之氣血、此明一身之氣血也、營營者、來勢速疾、倏忽不見、羹上肥者、浮輭無力也、此陽氣

微弱而不固密、故來疾而去速、猶可培補、若旣細且濇、如蛛絲之縈廻指下、按之卽無、此陽氣衰竭燈盡油干之象也、綿綿者、勢去而不返、如漆之瀉而又鈍滯、此亡血而氣不鼓也、蓋脈爲血之府、血中有氣而脈始鼓、血亡、則氣亦不振、故脈如是也、

問曰。脈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爲和平。雖劇當愈。

脈者、氣血之先形、陰陽升降之徵兆也、氣血受邪、故脈有大小浮沉遲數之變、然其寸關尺皆同等、而無或大或小之異、則其三焦升降調達、而本體之陰陽和平、雖有遲數之脈、寒熱之證、病在經絡、未傷臟腑、故雖劇、終當愈也、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皮膚爲軀體之表、骨髓爲軀體之裏、若風寒在表、

陽氣被鬱而身熱、其必惡寒欲近衣者、以陽鬱於表、則裏反寒、欲得近衣也、若邪入裏、陽鬱於內、則身表寒、而裏熱甚、則不欲近衣也、此專論外邪之表裏也、又病之脈證、皆有真假、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者、所謂外假熱而內真寒、故欲近衣、其病多虛也、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者、所謂外假寒而內真熱、故不欲近衣、其病多實也、虛者、本元虛也、實者、邪氣實也、虛實陰陽表裏寒熱、爲辨百病之綱要、惟

憑於脈證、而脈證皆有眞假、故必互相推勘、方免錯誤也、又卷八論脈條有言、五月之時、欲著複衣、十一月之時、欲裸其身、當與此條互參其理、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素問所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以至六日、厥陰受之者、明六經淺深、邪傳之常理也、必先知常、方能通變、不明其變、即執一不通、而誤害多矣、故仲景

特明變化之道、以發經所未發、要以脈證爲憑、而不拘日數、若脈靜者、邪勢已衰、止於太陽而不內傳也、若欲吐而躁煩、脈數急、則其邪內侵、而爲傳經之脈證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邪犯六經、各經皆有證狀可驗、素問云傳經次序、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故如二日三日、無陽明少陽證狀發現、則邪止太陽而不內傳、以至四五六日、

亦必以脉證爲準俗學不明脉證計日論病卽爲

執一不通其殺人多矣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

嘔者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素問次序四日太陰受之故三日三陽經之期盡

而三陰經當受邪邪將入裏裏氣必然不和若其

人反能食而不嘔可知邪不入裏而止於陽經其

三陰不受邪矣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上明常中之變、此又明變中之變也、素問所言者、常也、或二三日不傳、或三三日後不入陰經、是常中之變也、此以六七日、邪方離去陽經、而身無大熱、其人躁煩、知邪入陰經、是變中之變局也、邪入於陰、其脈必沉可知矣、夏以人有強弱、邪有重輕、故病之變者多、而常者少、則必以脈證爲準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

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標太陽病者、統風寒營衛而言也、頭痛至七日已上、其邪未離太陽也、風傷衛爲病發於陽、寒傷營爲病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蓋邪之進退、由正氣之強弱、強者雖日久其邪止隨太陽經氣流行於表、而六日人身陰氣旺、七日陽氣旺、故七日已上自愈者、人身陰陽氣旺而流

行于太陽經之邪盡也、若邪未盡、而人身旺氣已過、其邪勢欲再作內傳一經者、鍼足陽明、截其進路而泄之、使不得傳經、則自愈矣、舊註有解作邪已行盡六經、至厥陰而復出太陽、欲再傳陽明、而針之自愈、果爾、何不於初傳陽明即針、而必待傳徧六經再傳始針乎、此固非理也、且邪既深入厥陰、與太陽相隔四經、並不相通、焉有一日即出太陽之理、此更不通矣、況論中明言邪入厥陰、必得

其人陽旺而厥少熱多其邪傳腑或便膿血而泄方愈否則多死也論中既無復出太陽之言亦斷無復出太陽之理歷來以訛傳訛不可不辨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太陽名巨陽以其統領營衞營氣通心衞氣通肺心爲君主肺爲相傅故太陽爲諸陽主氣也人身陰陽隨天地之陰陽衰旺陽氣初生名少陽旺於平旦陽氣既盛名太陽旺於中午兩陽合明名陽明是

陽極陰生而旺於日晡人身經氣旺則邪解故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也邪之內傳初太陽次陽明次少陽者以其由淺入深故與人身陽氣衰旺之序不同蓋淺深是經之層次衰旺是氣之流行病之內傳外解是邪之進退也

太陽中篇風傷衛脈證治法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標太陽病者、卽提綱首條之脈證也、首條云、脈浮惡寒、合於此條、卽脈浮緩、惡風寒也、其頭痛等證括於太陽病一句中、以下凡稱太陽病者、皆當如此參合、若惡寒、必兼惡風、惡風、必兼惡寒、但有微甚之別、此風傷衛、爲病發於陽、故先標發熱而惡風、風爲陽邪、性疎泄、故腠開而自汗、自汗尤爲風

傷衛之確證、下凡稱中風者、皆指此條之脈證也、風寒、在營衛、統屬太陽表分、故其脈浮則同、而提綱所標也、風傷衛、其脈緩而自汗、寒傷營、其脈緊而無汗、正為陽性疏泄、陰性凝斂、故二者脈證相反也、以此分辨、則無錯誤、其餘諸證、或有或無、或同或異、皆不可定、論中逐條標出、教人就脈證、而辨陰陽表裏虛實寒熱、必與治法方藥相合、始為眞確也、

陽脈浮大而濡。陰脈浮大而濡。陰脈與陽脈同等者。名曰緩也。

此釋緩脈之形象也、陽脈陰脈者、寸與尺也、故俱曰浮大、舉尺寸、則關在其中、濡者、柔軟少力也、以風邪疎泄而營氣因之散漫、故脈浮大而濡、名曰緩也、然有和緩縱緩之別、浮緩沉緩之分、和緩者、浮中沉停勻、是爲胃氣無病之脈、縱緩者、弛縱也、如浮大而濡、其沉候必更弱矣、是爲風邪所鼓、正

與寒邪之緊脈收束相反也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干嘔者。桂枝湯主之。

此更申明上條之脈證、而出治法也、上言脈緩者名中風、風為陽邪、故此言陽浮者、衞陽因風邪鼓動而浮、陽邪浮於表、故熱自發也、陰弱者、營陰因風邪疎泄而弱、陰氣不固密、故汗自出也、蓋營衞

一源、氣血交互、衞受風邪、則衞强、衞强則營弱、如下文所云者是也、嗇嗇淅淅者、畏怯毛聳之狀、以營衞俱疎豁故也、翕翕者、熱在皮毛、翕聚浮部也、要知風爲陽而浮於衞、營亦無不受傷、故津液泄而自汗、寒爲陰而入於營、衞必先受其害、故腠理閉而無汗、正見營衞互通者也、衞氣內通肺胃、邪擾於衞、則肺胃不和、故鼻鳴干嘔、肺開竅於鼻、鼻不利、則鳴、胃氣逆、則嘔也、以桂枝湯爲主治、桂枝

生姜辛多於甘、發散風邪、佐大棗甘草、補中助氣、因汗出多、以芍藥滋營陰、收津氣、津液已耗、恐不能化汗、則辛温之藥、反使變成燥火、故必啜稀粥、生津液以助汗、使營衛調和、而得微汗、則邪解而愈、故勿令大汗、大汗則陽氣奔越、而邪反不去也、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此特明桂枝湯爲調營衛之法、非發汗之方也、營

衛在肌膚之間、故解肌則營衛調和、桂枝湯爲此而設也、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是寒傷營而衛氣閉、須用發汗之方也、若誤用桂枝湯、而中有芍藥、則衛不能開、反閉其營、邪無出路、故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此卽申明上條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由

營弱衛強故也、弱者、因津液走泄而弱、強者、因風邪鼓動而強、所以欲救營陰而去衛分邪風者、宜桂枝湯解肌以調營衛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標太陽病、即提綱首條之脈證、而汗出惡風、是風傷衛也、必以桂枝湯爲主、治此教人與上條脈浮緊、汗不出、不可與桂枝湯者、對勘、以明其理也、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

與桂枝湯則愈

其法煎熟一湯、必分三服、若初服一服、反煩不解、非藥不合、是因邪盛彌漫經脈、故先刺以泄之、卻與桂枝湯則愈、蓋桂枝湯解肌調營衛、以中有芍藥收攝、未能開泄經脈之邪、故後又有桂枝湯去芍藥之法也、此欲人認定風傷衛證、必用桂枝湯、不可因其變狀疑惑、而改用他法、則反誤矣、風池、少陽經穴、風府、督脈穴、皆在項後髮際、與太陽陽

雖通會者也、或曰、既不能歸泄經脈之邪、何不卽用桂枝去芍藥湯、余曰、因其自汗、營陰已傷、不得不用芍藥、故另用刺法、以泄經邪也、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外證、如頭痛、發熱惡寒等未解也、脈不浮緩而浮弱、氣血虛也、桂枝湯爲調營衛、營衛調則汗出邪解、故雖虛亦宜用之、上條爲邪盛、此條爲正虛、皆用桂枝湯者、以確有風傷衛之證在也、而曰宜者、

酌宜而用、如一服病退、即止後服也、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又恐孟浪者、或以為日既多、或現煩滿等裏證、而不詳審其頭痛、發熱、惡寒等外證未解、而誤下之、則表邪內陷、即變結胸等危證、故為逆也、欲解其外、宜桂枝湯為主、是不論為日多少、已未服藥、總以現在脈證為準也、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此又明桂枝湯爲調營衛之法、其人內藏無他病、或有時身涼有時身熱、自汗出、纏綿不愈者、此衛氣不和、或病後餘邪不淨、或其感邪本輕、當俟其未發熱之先、服桂枝湯以發汗、則愈、蓋使營衛調、其汗自發、非同麻黃湯之發汗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

氣不與營氣和諧故耳。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此又明上條之衛氣不和者、衛分有邪、不與營和、而外內不諧、故陰隨陽泄、而常自汗、當稱之以發其汗、使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也、蓋營氣起於中焦、而行脈中、周流陰陽十二經、循環無端、衛氣起於下焦、而行脈外、晝則行於表之陽分、夜則行於裏之陰分、然陰陽之氣本於命蒂、互相根故

營衞之氣雖各分行而必互相交通方調和而無病也

酒客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此又明雖有桂枝湯證而不宜用者不可拘執也酒客濕熱內盛以甘味壅氣姜桂助熱故使上逆而嘔酒客之不喜甘因此故也則當權宜變化於本法之中減甘味以兼清濕熱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即以酒客推之凡服桂枝湯而嘔吐者中必有濕熱之邪姜桂以熱濟熱故其後必吐膿血也嗚呼仲景用一方既詳辨其脈證而又反覆推敲審其宜忌其精細愼密如此而後世方書但云某病用某方全不明其病因脈證壞聖經理法而迷誤後學莫此爲甚吾實不欲觀之也

風家解表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風家者病風傷衛之人也解表而不了了者元氣

傷而餘邪未清精神不爽也十二日子午一周陰陽相生而氣和則精神復而餘邪淨自愈此教人靜養勿亂治也

寒傷營脈證治法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此總揭寒傷營之脈證也、言太陽病者、即提綱首條之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也、自提綱首條分出風寒營衛、而風傷衛為病發於陽、發熱而惡寒、已詳前篇、此寒傷營為病發於陰、無熱而惡寒、皆言初發之證之不同、當醫診時、或已發熱、或未發熱、

則不可定要必有惡寒體痛者寒邪滯其營血也嘔逆者寒犯肺胃比之風傷衛而鼻鳴干嘔爲重也脈陰陽俱緊者該浮沉尺寸而言以行營脈中陰寒凝斂之象也故名曰傷寒夫邪必由衛入營衛陽不勝陰寒故初無熱而但惡寒久之陽氣鬱極而勃發然後身熱故其發熱或遲或早而不可定身雖熱其惡寒仍必如故也此與風傷衛之脈證迥異矣下凡稱傷寒者皆指此條之脈證也

脈浮而緊者名曰弦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

脈緊者如轉索無常也。

此釋緊脈如弓弦、按之不移者、無上下來去出入之氣勢、止有如轉索之絞急、此寒邪陰凝之象、蓋調直名弦、絞急名緊、相類而不同、以邪在表、故浮緊、若在裏、必沉緊也、緊急正與縱緩相反、以見風寒之脈、又各不同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

喘者、麻黃湯主之。

此更詳寒傷營證、而出治法也、脈象已詳上條、此又言惡風者、正表惡寒無不惡風、惡風無不惡寒、於中有微甚之殊耳、上條言嘔逆、此又言喘、互明寒閉肺胃也、所最要者、風傷衛、則腠理疎而自汗、寒傷營、則腠理閉而無汗、其餘脈證、皆互有同異、或有寒邪而脈不緊、或有風邪而脈不緩、蓋以人身陰陽有强弱、感邪有重輕、故以下各條、詳細分

辨此條特明其證必無汗而喘以麻黃湯主之因衛氣內通於肺寒閉腠理而無汗衛氣壅遏則肺逆而喘也故以麻黃開腠泄衛杏仁內利肺氣佐桂枝色赤入營者引領麻黃從營祛邪出衛以發汗而泄之甘草奠安中氣則表裏皆和故爲寒傷營主治之方以下有兼證變證皆從麻桂兩方變化裁制必以脈證相合自然效如桴鼓苟脈證不明制方雖精亦歸無用藥不合證反益其病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此即教人通變而不可執也、上言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或其人陽氣旺、而脈但浮不緊、或經時日、而脈變浮數、然既有惡寒身痛無汗之表證、而脈又浮、則其邪仍在表、宜以麻黃湯發汗、不可因脈有變、而疑惑觀望、或誤攻其裏也、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

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按本論、後有脈雖浮數者、可下之之條、以其並無表證、而內熱外溢、故脈浮數、則可下其內熱、是捨脈從證也、上條言脈浮數、可發汗、要必有惡寒身痛無汗等表證也、如不細辨、因其脈數而誤下之、以致身重心悸、而氣血兩傷、尺中脈微、此裏虛已甚、其脈雖浮數、邪仍在表、亦斷不可發其汗矣、故

教人善爲調治、俟表裡充實、津液自和、便能自汗出而愈、則其調治之法、已示於表裏充實、津液自和兩句之中、而不專立一方者、恐人不善於用也、以此見治病之道、或從脈、或從證、或可以定法、或不可執法、全在圓機之士、悟其神理、隨宜而施、所謂可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者。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

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

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痛、全是寒傷營之脈證也、以

八九日之久、故無惡寒、而太陽之表證仍在、則當

發其汗、主以麻黃湯、因邪持日久、未能一汗而解、

服藥後、病已微除、旋又餘邪發動、擾亂氣血、故發

煩目瞑、劇者必衄、其邪隨衄而解也、所以然者、其

人陽氣重、邪閉不解、營熱已甚故也、營熱甚、故但

發熱而無惡寒、腠理閉、故無汗而身疼也、舊本麻

黃湯主之一句、在陽氣重故也之下、張路玉已辨之、夫旣曰衄乃解、且下又有衄家不可發汗之明文、則此處爲錯簡顯然矣、

傷寒脈浮緊者。麻黃湯主之。不發汗。因致衄。

此明致衄由於當汗而不發故也、有寒傷營之證、而脈浮緊、其無汗可知、當用麻黃湯主之、因循不發其汗、以致熱擾營血而衄也、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大抵陽旺之人寒邪閉其腠理營中鬱而化熱熱盛故身熱而無惡寒其邪外閉故脈浮緊而無汗營熱甚而致衄衄則邪熱泄而愈俗謂之紅汗也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寒邪凝結閉泄不易或已服藥或未服藥其欲自解必邪正相爭而煩擾然後作汗而解所以知之者其脈浮則正勝而邪外向也若脈不浮或反沉

滯則煩擾爲邪內侵矣如提綱所云無大熱而煩躁者是也然邪正相爭之際脈亦有沉伏者勝負在於此時其將解也脈必先浮然後汗出而愈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必欲解也

寒爲陰邪陽氣被困困極將伸必與邪爭此以病至六七日邪勢較重而手足三部脈皆至則陽氣亦充也故其爭也必甚而大煩口噤不能言躁擾

不得安其狀雖可畏而三部脈皆至可知其困極將伸必欲解也三部者兩手寸口足之衝陽太衝是肺胃肝之本脈也胃爲臟腑之海而十二經氣循環終始於肝肺者也三部脈至則胃與十二經氣皆旺而邪必解矣

若脈和其人大煩目重瞼內際黃者此欲解也

脈和則營氣已和大煩者邪勢外向也瞼者眼胞也重瞼者眼垂欲閉也瞼屬脾黃者土色外現脾

胃氣和、故眠欲閉而將睡、可知內氣已和、雖大煩、而邪欲解也、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此條言脈陰陽俱停者、自成無已解作浮沉尺寸俱停勻、於是諸家相仍、謂陰陽之氣無偏勝而脈停勻、故得振慄汗出而解、陽脈微者、陽分之邪衰

微故先汗出而解陰脈微者陰分之邪衰微故下之而解所謂攻其堅而不入攻其瑕而立破因其勢衰而擊之也此說甚似有理而實則全非何也如果陰陽之脈俱停勻按提綱所云寸關尺大小浮沉遲數同等此脈陰陽爲和平雖劇當愈則文何必振慄而後汗出始解乎脈既陰陽停勻何又言但陽脈微但陰脈微豈非上下文自相矛盾乎若云脈微爲邪衰微已自可愈又何待下之而後

解乎、且論中表裏之界甚嚴、凡表裏之邪相等者、必先解表、若先攻裏、則表邪內陷、成結胸等危證也、今既云陰脈微爲裏邪衰微、何反下之、傷其元氣、使表分餘邪內陷乎、豈有是理哉、由是言之、不但錯解義理、而反迷誤後學也、蓋此條當分三節讀也、標太陽病者、統風寒營衛而言也、脈陰陽俱停者、浮沉尺寸按之俱無也、所以不言無者謂由風寒久持、營衛俱閉、脈路不通、停止不來、並非脈

絕故曰陰陽俱停也邪閉而至脈停其陰陽之氣鬱極矣鬱極將通必然之勢其欲通之際邪正相爭又必然之理故曰必先振慄汗出而解此第一節總明其脈證也下又分解陰陽二端以明其變蓋鬱極將通必有先兆仍當驗之於脈邪閉則脈停邪動則脈現若但浮部陽分之脈微現者知其邪從表出必先汗出而解此不須用藥也若但沉部陰分之脈微現者知其邪從裏走邪走於裏其

人振慄、必不能從汗而解、若不急急與之出路、卽有厥逆神昏之變、危在頃刻矣、故必下之、從胃導邪而出、然邪初入於裏、未曾結實、止可輕法微下、故宜調胃承氣湯、雖曰下之、實爲和之也、倘重劑攻之、則反傷而變他證矣、辨析論治精微如是、安可錯解乎、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其人本虛。是以

發戰。以脈浮。故當汗出而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問曰。病有不戰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脈大而浮數。故知不戰而汗出解也。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此更設問答、詳明邪解之脈證也、戰者、即上條之

振慄、邪正相爭也、表邪盛而脈浮緊、按之反芤者、中空也、其本虛、故必戰而汗出解也、若脈現浮數、其邪外向、按之不芤、本氣自旺、則不戰而汗出解也、其脈自微者、以曾經發汗吐下亡血、而內無津液以化汗矣、其脈既微、則邪亦衰去、而陰陽平和、亦必自愈、故不戰不汗而解也、

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答曰。此爲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

脈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脈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脈浮數而微者、邪已外衰也、故身涼和、至夜半一陽來復、則正旺而邪去矣、其脈浮而不數者、營氣內振、衛氣流通、故腠開而濈然汗出也、脈數者、營氣已熱、其邪解後、胃空而陽旺、必能食也、脈微者、營弱而衛陽不固、其邪解時、大汗出也、大凡無論表裏之邪、必得本元氣勝、而經絡臟腑流通、其邪方能解也、

禁汗脈證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脈浮緊、身疼痛而無汗、是寒傷營、當用麻黃湯發汗以解之也、尺中遲者、有揭蹷不前之狀、蓋由腎虛而營氣不足、其血少可見、而汗爲心液、心主血脈、營氣亦出於心、營虛血少、則不可發汗矣、既具麻黃湯證、而尺中遲一端、最易忽畧、故特標出示

禁其詳細愼密爲何如哉
厥而脈緊不可發汗發汗則聲亂咽嘶舌萎聲不得前
上條脈緊而尺中遲原是腎虧而營血少此厥者陽又虛不勝太陽之寒邪也如下篇所云病頭痛發熱脈反沉而用四逆湯溫臟散寒者一類也若發其汗邪不能出而心氣散越則聲亂咽嘶腎氣不能接續則舌萎而聲不得前以脾腎之脈皆連

舌本故也、如此、即爲死證矣、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脈急緊。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營熱致衄、若外寒已消、而無惡寒等證者、邪隨衄解矣、其有雖衄、而在表之邪未解、仍有發熱頭痛無汗等證、則不可用麻黃湯發汗也、蓋奪血者無汗、汗與血出於一源、若強發之、則太陽經脈之在額上者、必枯燥而急緊、太陽經脈爲目上綱、脈急

則目直視不能眴眴、者轉盼也、此痙厥之形兆、以致陰陽不相交、而衛氣不入於陰、則不得眠也、既不可發汗、而表邪未解、當從挾虛之例、內助津液、外通經絡、使其自汗可也、若經誤汗、將變痙厥者、當與後第五卷汗後各條參酌治之、

瘡家身雖疼。不可發汗。汗出則痙。

寒傷營者、身必疼、當用麻黃湯也、素有瘡瘍、血液已傷、其邪雖輕、身亦必疼、則不可發汗、汗之、則血

液枯、而筋脉拘急成痙、與上條衄家相類也、傷氣血而成痙厥者、多死不可治、此條已見於痙病篇、

咽喉干燥者。不可發汗。

咽喉干燥、金水兩虧也、故不可發汗、汗之再傷津氣、必成勞損千欬之病、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小便頻數短濇而疼痛者、爲淋、腎水虧而膀胱熱也、發汗更傷津液而動火、則逼血妄行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亡血家者、向有吐衂崩漏便紅等病也、發汗更傷營衞氣血、則寒慄而振、其邪反不能去也、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踡臥。不能自溫。

咽中閉塞者、胃陽虛而津氣不升也、發汗以逼氣動火、營血妄行、陰陽氣散、故吐血而氣欲絕也、營衞之氣、出於脾胃、行於四肢、營衞傷而氣不敷布、

故手足厥冷、欲得踡臥、不能自溫也、

欬者則劇、數吐涎沫、咽中必干、小便不利、心中饑煩、

晬時而發、其形似瘧、有寒無熱、虛而寒慄、欬而發汗、

踡而苦滿、腹中復堅、

欬者、言邪陰肺氣、比營衛之病則劇也、涎出於脾、

沫出於肺、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傷不能敷布精

氣、故數吐涎沫、而咽中必干、肺不能通調水道、下

輸膀胱、則小便不利也、陽鬱不伸、心中饑煩、晬時

者、周十二時也、表裏陰陽不和、周時發病似瘧而有寒無熱者、陽虛邪閉、故寒慄而欬也、當用溫中達邪之法、若發汗更傷其陽、則踡臥而苦滿、腹中復堅者、發汗而陽外散、其濁陰反壅於中也、

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四肢厥冷。

肺主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者也、若上條之邪閉肺氣而欬者、小便必不利也、如欬而小便利、若小便

隨欬而遺失者、是肺腎兩虛也、發汗更傷津氣、則陽不達於四肢、而成厥逆之危證矣、

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便難。腹中干。胃燥而煩。其形相象。根本異源。

血虛則脈數動、氣虛則脈微弱、氣血兩虛、若發汗再泄津液、則腸胃干燥、而大便難、腑氣不通、則虛火鬱而心煩、其發熱惡寒動數之脈、與表邪應汗之形相似、而脈微弱、則根本虛、而病源異矣、

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即吐水。

動氣在右者、脾肺之氣不和也。發汗升陽、以動火逼血、則衄而渴、心苦煩也。脾主升、肺主降、升降不順而氣逆於胃、故飲即吐水也。

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動氣在左者、肝膽之氣不和也。發汗動陽、則肝風上冒而頭眩、津氣外越、汗不能止、肝藏血而主筋、

血傷、則筋傷、風動、則肉瞤、謂筋肉跳動也、

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冲。正在心端。

動氣在上者、上焦之氣不和也、下焦主升、上焦主降、不和、則氣不降、發汗升散其陽、故下焦之氣直上冲心、類乎奔豚之腎氣凌心也、

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苦疼。目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前。

動氣在下者、肝腎陰虧、陽氣不固也、發汗更升其

陽陰虛不能化汗故無汗虛陽上逆故心中大煩風火動爍則陰水愈耗故骨節疼而目運目運者視物加轉運風旋目眩也既不得汗表陽不達則更惡寒裏氣大逆食則反吐穀不得前者穀不能下嚥也

諸逆發汗病微者難差劇者言亂目眩者死

諸逆者總結以上不當汗而誤發者也其病本輕微者因誤汗而難瘥其劇者心液傷而神昏言亂

其目眩者陰陽氣散暴脫而死矣凡不可發汗者皆因氣血內虛虛而感邪仲景原有治法如下篇之用建中復脈等湯者皆可類推也

太陽下篇風寒互傷營衛并兼邪挾虛諸證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肉煩疼。當發其汗也。

此條總結上文風傷衛寒傷營兩證、以起下文風寒互傷營衛諸證也、既營衛俱病、當發其汗、然與寒傷營之發汗、必有區別、此桂枝麻黃青龍三法所以爲全論之綱領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

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

此明風寒互傷營衛之脈證而出治法也、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痛、不汗出、全是寒傷營之麻黃湯證、何以稱太陽中風、中風則脈浮緩而自汗也、以其有煩躁一端、知為風寒互傷營衛、既敘傷寒脈證、故特標中風、教人辨別耳、所以然者、衛氣通肺、營氣通心、風為陽邪、動而疏泄、寒為陰邪、靜而凝斂

風被寒束、不得外泄、則循營衛而內擾心肺、故煩躁不安、寒邪外閉腠理、則無汗而脈緊身疼、既是風寒互傷、應用麻桂兩法、但又有區別者、蓋風傷衛而自汗、則津液泄、故用芍藥收攝營陰、啜粥以助津液、此雖營衛俱病、而無汗、津液未傷、故合用麻桂兩方、必去芍藥、以防外閉營衛、而加石羔、以清內擾陽邪、內清外泄、則陽氣升騰、津液流布、即化汗而解、正如鬱熱之時、龍風驟至、雲起雨施、立

即清肅故名大青龍也藥改一味而治法迥殊其精妙為何如哉若汗出惡風是風傷衛桂枝湯證也脈又微弱營衛兩虛則桂枝湯且須加減何況大青龍若誤用之必大汗亡陽筋惕肉瞤而成厥逆之危證矣舊本仍主以大青龍其訛誤顯然喻嘉言改作以真武湯救之亦甚合理也

傷寒脈浮緩發熱惡寒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此標傷寒則惡寒無汗已括於中以其無汗故曰發之即表其義也柯氏添發熱等句使學者易明於理亦當故存之既標傷寒而脉浮緩正與上條互辭以明風寒兩傷營衞之理也此以寒少故身不疼但重者寒滯肌肉也乍有輕時風邪勝也風勝故現浮緩之脉而究爲寒邪所閉故無汗也風既不得外泄則其內擾煩躁必可知矣故皆用大青龍發之也但少陰亦有煩躁身重之證卻無頭

痛發熱太陽之病、必須辨明、不可誤用青龍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干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此標傷寒、即麻黃湯證也、表邪不解、心下水氣停留、外閉而內逆、故發熱而干嘔且欬也、或者、不定之辭、言渴利等證、或全具、或不全具、皆爲內飲作祟、故以小青龍主之、於麻桂方中加温中逐飲、兼細辛通少陰之陽、蓋水邪之本在腎、標在肺、故有

喘欬因而膀胱氣閉則小便不利少腹滿也通其陽氣則水行而三焦升降調暢內外之邪俱解然恐辛散太過內水盡從外溢又有腫脹之變故佐五味收攝肺氣歸腎肺氣降則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而內飲由小便而去外飲即化汗而出也制方之妙有如此大青龍以麻桂佐石膏之辛寒而解鬱熱重在達表故多用麻桂此方內外分解故減麻桂重加溫中通陽以行水邪或化氣以成水或

行水以化氣皆龍之神用也此方小其制故名小青龍以其現證多端故方後有加減法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小青龍湯主之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未曾服湯而渴者水邪遏其陽氣津液不升也不渴者中寒也服湯後渴者知其寒去水行其陽已伸將欲解也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

人不嘔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標太陽病者統風寒營衛而言也以爲日既久邪多變化但見有太陽經病證即名太陽病而不稱中風傷寒已下凡有兼邪變證及溫暑濕邪等病皆同此例也如瘧狀發熱惡寒者亦因風寒互持

邪在營衛也熱多寒少陽邪勝也不嘔圊便欲自可丙和無病也一日二三度發邪勢外向明非眞瘧也此與大青龍證相類以其邪輕故無煩躁而日久變如瘧狀也若脈微緩營氣已和雖如瘧狀止存衛分餘邪知其將愈也如脈微弱而又惡寒則營衛俱虛陰陽失度故如瘧不可更汗吐下必當養正爲主也如脈微惡寒其面反有赤色而熱者此陰邪鬱閉陽氣而虛中有實以其風寒互持

津氣虛弱不得小汗出而邪擱皮膚身必發癢宜麻桂各半湯微發其汗以和解之也

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熱者差遲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也差音雌

此又舉脈象以明不能作汗之故也脈浮邪在表遲爲陽氣虛故其邪鬱而面熱赤邪正相爭則戰惕六七日人身陰陽之氣旺當汗出而解如反發熱者邪閉正虛其解差遲所以遲者爲陽虛之故

蓋汗由津化、津由胃陽蒸騰而生、無陽則不能作汗、而邪閉皮膚、其身必癢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婢當作脾

此與上條如瘧狀相類、彼如瘧而有休歇、此常發熱惡寒、皆爲風寒互持、而熱多者風多於寒也、脈微弱者、津氣虛也、韻伯柯氏言此方訛誤、既已無陽、豈可再用麻黃石羔以亡陽乎、然論中無言無

陽多指陽津陰液而言如上條云無陽不能作汗是指胃脘之陽也若元陽已無豈反有熱多寒少之證乎蓋邪在營衛必得汗而解衛爲陽營爲陰脾爲營之源胃爲衛之本胃陽虛則津少故云不可發汗畧用麻桂微散外邪甘芍姜棗調和營衛因其熱多津少故佐石羔之辛涼而甘者生津化汗此即大青龍變爲輕小之法重在於和故用桂枝湯二分越婢湯一分也外臺方名越脾此名婢

者、傳寫之誤也、經曰、脾主爲胃行津液者也、以其辛甘發越脾氣、爲胃行其津液、使陽氣布而津液輸、自然化汗而邪解也、凡津液不足者、皆宜用辛發越陽氣、故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也、此方功用在化氣以生津、故與大青龍湯相類、而有輕與重發與和之不同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凡服表藥、只宜微微汗出、周身發透、則邪去正和、倘服藥不如法、而大汗、其津氣奔越、邪反遺留、脈洪大者、氣浮而邪未淨也、故與桂枝湯調營衞、必如前啜稀粥之法而服、自可愈、若形如瘧、寒熱往來、一日再發者、兼有寒邪閉於營中、更須汗出而解、宜用桂枝湯二分調營衞、麻黃湯一分解風寒、則愈、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

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而愈。

此又申明無陽不能作汗之義也、形作傷寒者、有傷寒之表證也、傷寒之脈當弦緊、今不弦緊而弱、弱者指下無力、以陽氣虛也、陽虛不能生津、故必渴、即上條之脈微弱為無陽也、津液本虛、又被火劫、則胃汁干而神亂、必致讝語也、脈弱不能作汗、則發熱由津液不足、豈可以形作傷寒而用火攻乎、其脈浮、邪仍在表、故當汗出而愈、似亦宜桂枝

越脾之法也、因其有弱者必渴、弱者發熱兩句、歷來有解作溫病者、若溫病之渴、內熱盛也、脈必洪滑如更加外邪、必兼數矣、豈有脈弱之理乎、仲景特標形作傷寒、謂寒邪在表、胃陽不振、故脈弱陽虛不能生津、故渴、津虛邪陷、故發熱也、是爲傷寒挾虛之證、豈可解作溫病有餘之證乎、觀下條之用四逆湯、其理更可見矣、故此篇各條、皆太陽中風傷寒之變證、其義理深微、治法精妙、最當究心

而徹悟、則臨證自有左右逢原之效、引伸觸類、即可以治萬病、豈特傷寒而已哉、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此教人與上條對勘也、上條形作傷寒、脈弱而無力、是胃陽虛而少津液、故渴、此發熱頭痛、邪在陽經、而脈反沉、是元陽虧、乃陽證見陰脈也、加以身疼痛、寒邪又重、急防內陷、故用四逆湯先救其裏、

俾元陽振作轉爲浮脈然後可以一汗而解此緩急先後之要法也是故邪之在表在裏其虛有陰有陽若辨別不真孟浪從事無不害矣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煩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

主之。一

此條諸解多不同、有解作本太陽桂枝湯證、兼腎陰虧、故服桂枝而厥逆者、如果腎陰虧、因溫表而厥逆、則其陽更亢、陰更虧、豈有仍用干姜甘艸之助陽、而反能厥愈、足溫乎、可見非理也、有解作自汗煩心爲溫病、而非風寒者、若溫病自汗、則必發熱而渴、今不熱不渴、而自惡寒、其非溫病可知、且如腎陰虧、及溫病誤服溫表藥而厥、其陽亢極矣、

若更用干姜甘艸或更重發汗復加燒針則必水涸痙厥而死豈有仍用四逆湯主之之理可見皆非也有解作風寒兩傷應用大青龍而反用桂枝湯中有芍藥閉其寒邪而厥逆者夫大青龍治營衞皆閉無汗煩躁之實證今自汗不發熱而止惡寒是營衞皆虛桂枝且曰反與豈可與大青龍使其大汗亡陽而立脫乎可見更非也其餘諸解雖各不同鮮有得其真實義理者嗚呼仲景之書難

解如是哉蓋標傷寒脈浮者風寒之邪也脈浮自汗本是風傷衛因其裏虛其脈雖浮而邪已入少陰少陰與太陽爲表裏故也邪不在太陽故無發熱頭痛所謂陰證現陽脈與上條之發熱頭痛陽證現陰脈者相對待也邪入少陰少陰之脈上絡於心而外通膀胱故小便數而必須風邪內擾也衛陽不固而自汗故微惡寒也寒爲陰邪下先受之拘急經脈故脚攣急也仲景明明說出反與桂

枝湯欲攻其表此反字極重之辭正指邪已入裏也奈何諸解全不體會乎既是少陰裏邪反與桂枝湯攻表而泄太陽津氣則少陰更虛故得之便厥而津氣走泄則咽干也少陰之邪反隨姜桂而升從内逆上本心煩者更添躁而吐逆也此時若從少陰温經散邪則更刼其陰若用補法則遏其邪細思實難措手也仲景妙想天開止用干姜甘艸二味温助脾胃誠非常見所能測識蓋太陰行

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而以辛溫甘緩從脾胃以行陰陽之氣而助之則少陰之邪解散太陽津氣還復故可厥愈足溫再用甘芍湯滋養營陰則經脈柔和而足伸也或有邪熱遺留使胃不和而發讝語者少少與調胃承氣湯以甘苦鹹寒降而和之蓋胃以通降爲順也如此則表裏上下皆通泰而愈倘服桂枝而厥之時認作病重藥輕又重發其汗復加燒針是再誤三誤以致本元欲脫

急用四逆湯主之、先回其陽、必繼以調補之藥也、

此條脈浮、是太陽之變證、故不入少陰篇、其下本

又有一條、似後人附會、而非仲景之文、故不錄、又

柯韵伯、因見此條用甘艸干姜湯温脾胃以救厥

逆、遂認爲陽明傷寒、敷衍其辭、曲爲解釋、余按仲

景云、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黄

湯、則是陽明傷寒、亦必無汗、此條之自汗出、非陽

明傷寒可證矣、若言其邪先由太陽而傳陽明、故

有自汗者、仲景云、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則是陽明表邪而惡寒自汗者、原應用桂枝湯治之、蓋陽明主肌肉、桂枝湯本爲解肌故也、然則此條脈浮自汗出、微惡寒、若是陽明之邪、與桂枝湯亦爲合法、何以言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乎、若言是陽明裏邪、所以攻表爲誤、然則其爲裏熱耶、裏寒耶、若是裏寒也、則薑桂之辛溫、佐甘芍大棗、正可

解其裏寒從表出何以反致厥逆乎若是裏熱也則其干薑甘艸之辛溫以熱濟熱何以反能使其厥愈乎可見非陽明之裏邪矣且其小便數心煩豈是陽明傷寒之證而脚攣急亦非陽明所獨有以是反復推求未有合乎陽明之證者也余觀柯氏註仲景書辯內經旨似此朱紫混淆者不一而足評古所註少有是者如許叔微方中行輩爲註家之善者亦皆非之而嘗王叔和爲尤甚竟不自

知其非也、豈由其識敏、其心粗、其氣勝、其才高、識敏、則見理易明、故有超卓之論、心粗、則不究精微、故多疎漏舛謬、氣勝、則自以為是、故皆憑臆武斷、才高、則文筆清健、故以強詞奪理、茍非深得此中三昧、而自負一知半解者、讀其書、無不敬畏而心服、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斯仲景之道所以常不明也、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

可與建中湯以甜故也

得病二三日中氣虛而營血少邪將乘虛內侵故心悸而煩以營血生於心脾起於中焦先當小建其中重用酸甘化陰以滋營血佐以辛甘而溫以助陽氣俾中焦陰陽充旺使邪得以外向也然甘多壅氣素有嘔病者故不可與恐其上涌也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

脈遲而有歇止無定數者名結數而歇止無定數

者、名促、皆爲邪閉氣血、遲爲寒、數爲熱也、歇止而有定數者、名代、脾氣損也、傷寒而脈結代、其氣血比上條更虛、邪閉營衛、而心動悸、故用純補氣血之藥、佐姜桂辛溫通陽、即可調營衛而和經脈、加清酒以助藥力、則補而兼行、氣血充旺流行、其邪由皮毛而入經絡、藥氣由胃以達外、故可用補以托邪、若暑濕之邪、由口鼻而入、客於膜原、正當胃口、則不能用補、其虛者、或可助氣以清邪、斷不能

用純補之法也以上各條皆挾虛而脈證皆不同故治法迥異此方以脈結代專補其營衛行脈中故又名復脈湯

太陽病飲水多小便利者此脫誤應作不利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小便下脫落一不字必由初編傳抄之誤也若果小便利則水下行焉有停逆心悸之證乎其水不消者因三焦氣窒之故心為君火故遇水邪而悸

也若小便少比之不利暑通其水就下不犯心故不悸而少腹裏急也上數條心悸由內虛此心悸由水邪教人辨證狀雖同而病因有異不可誤也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飲煖水汗出則愈

此即明外邪內水之證治也發熱六七日外不解而煩者風邪化熱而內侵也故曰有表裏證內熱而渴欲飲水飲多不消再入則吐名水逆也用五

此更推廣上條之義以明之也膀胱為太陽之腑、胸為太陽之裏、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則成結胸、今太陽表證仍在、脈應浮盛、乃反沉而浮部微者、邪已入裏之徵、雖未誤下、其胸必有結邪、乃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是知邪熱不在上焦、而在下焦、其少腹必鞕滿也、若小便不利、其結在氣分、今小便利者、結在血分、必下血乃愈也、所以然者、以太陽之邪、隨經而入膀胱、瘀熱結於血脈、故人發狂、比

上條如狂更甚表證雖仍在其脈沉則邪已全結在裏故專攻瘀血爲至當不易之法而名抵當湯也裏結通而表氣自和餘邪亦可解矣此又權其輕重緩急而治之也陳蕣子曰玉巵無當注當底也又花蒂亦稱花當抵當湯者謂直從其根底而治之也此說亦近理歷來註家所未及者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此又教人辨濕熱與瘀血有證同而病異者、不可誤治也、濕熱瘀結、其身必黃而脈沉結、病屬太陰陽明、若少腹鞕滿、小便不利者、濕閉下焦氣分、為無瘀血也、今小便利、則氣分無病、其人如狂者、是血結證之確諦諦者、審之的也、故以抵當湯主之若小便不利、其身黃、是濕熱之邪、則無如狂之證其有發狂者、又屬陽明實熱、而不在膀胱、則無少腹鞕滿之證矣、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此再申上條之義而分輕重治法也凡隨經瘀熱入於下焦則少腹脹滿當辨其小便小便不利爲濕熱在氣分今小便反利者爲有瘀血也必當下之宜抵當丸者比湯輕緩也以少腹滿而不鞕亦不發狂其病較輕也

卷二終